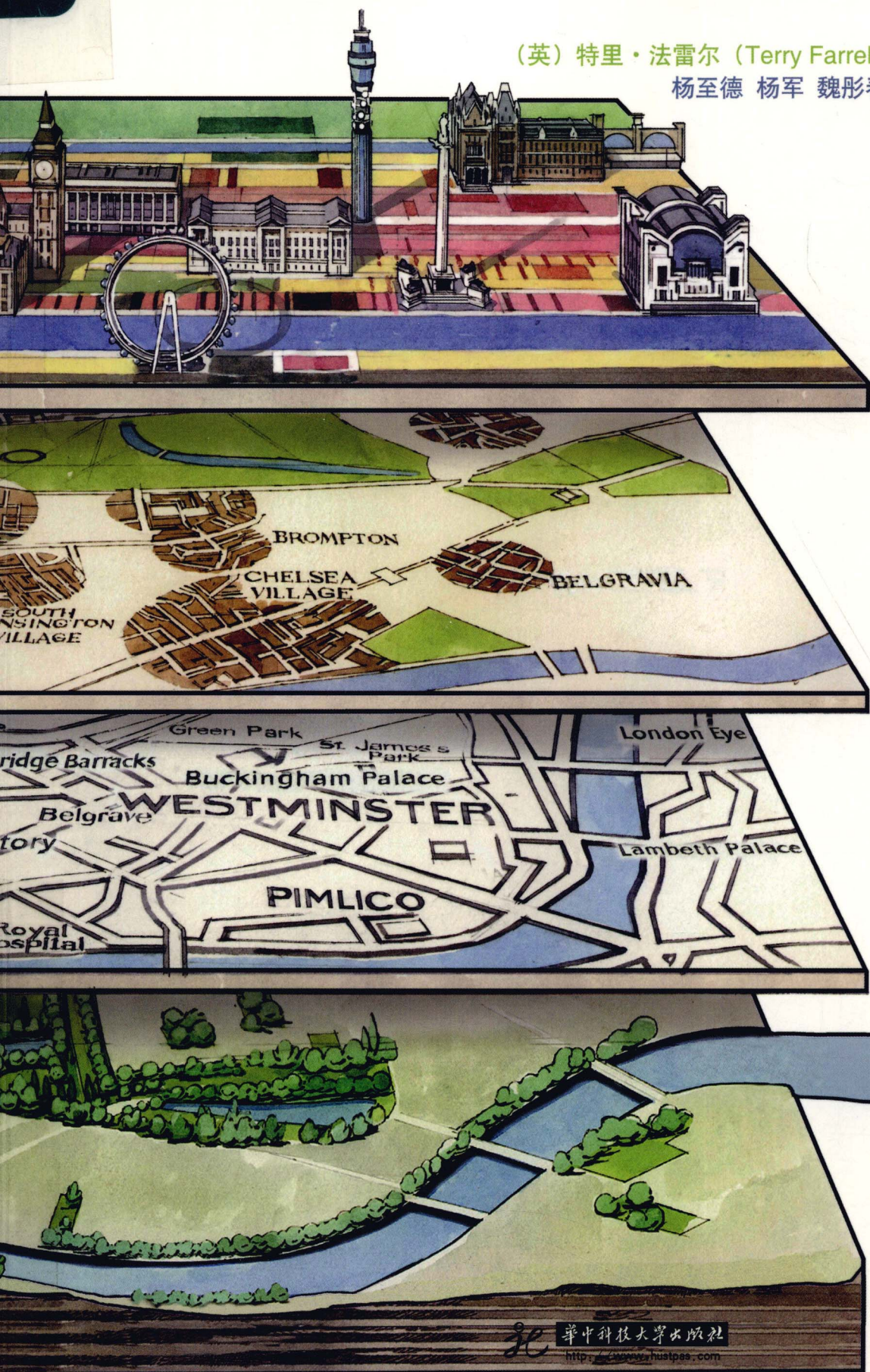




(英) 特里·法雷尔 (Terry Farrell) 著
杨至德 杨军 魏彤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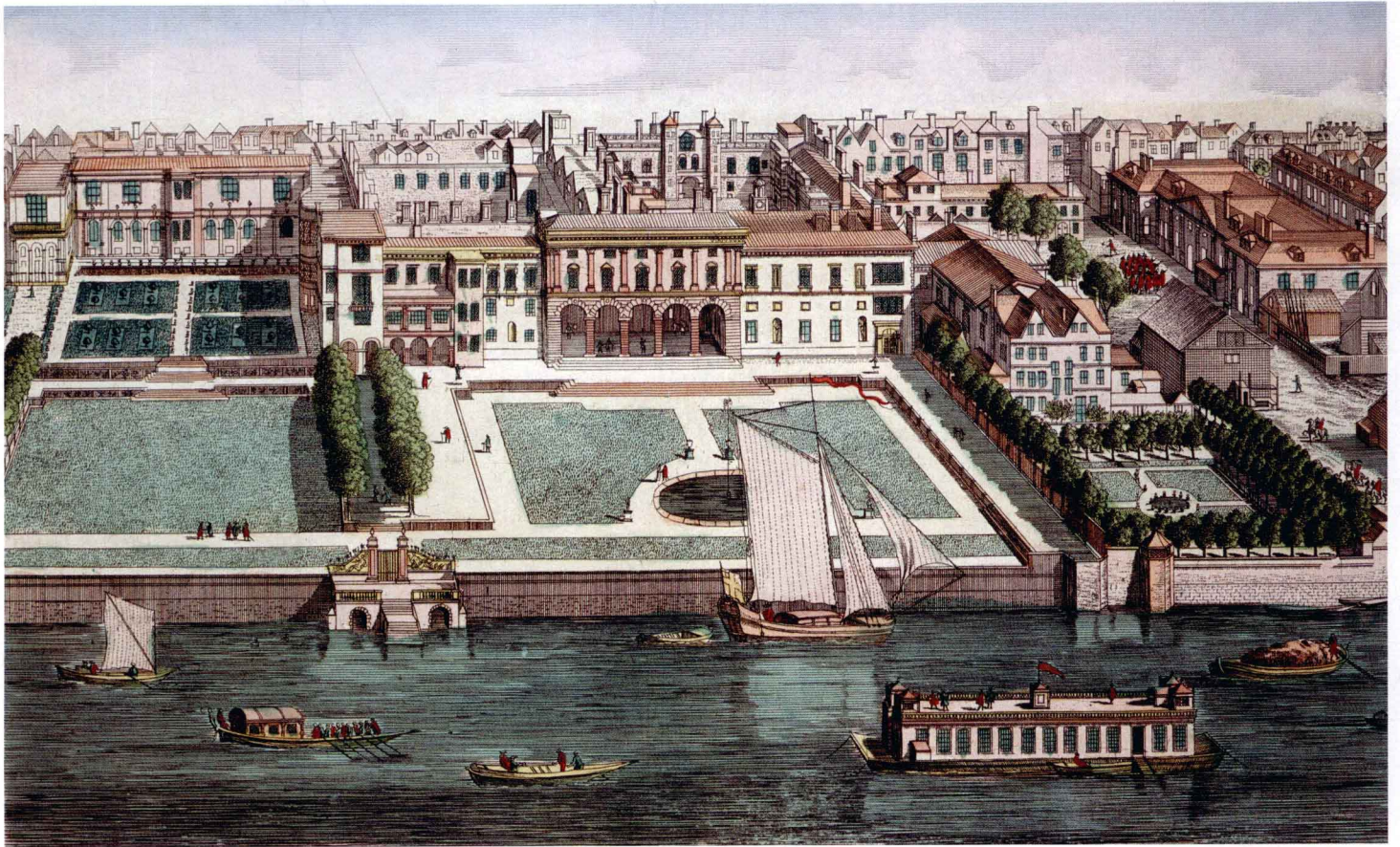
伦敦城市构型

The patterns and forms that make the metropolis
SHAPING LONDON 形成与发展

“一提到跟伦敦相关的项目，最令人敬重的莫过于特里·法雷尔了。”

——比尔·布莱森 (Bill Bryson)

SHAPING LONDON





伦敦城市构型形成与发展

SHAPING LONDON The patterns and forms that make the metropolis

(英) 特里·法雷尔(Terry Farrell) 著

杨至德 杨军 魏彤春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as.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伦敦城市构型形成与发展 / (英) 法雷尔 著; 杨至德 杨军 魏彤春 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609-6343-3

I. ①伦… II. ①法… ②杨… ③杨… ④魏… III. ①城市史—研究—伦敦
IV. ①K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3239号

伦敦城市构型形成与发展

(英) 法雷尔 著; 杨至德 杨军 魏彤春 译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地 址: 武汉市珞喻路1037号 (邮编: 430074)
出 版 人: 阮海洪
责任编辑: 赵 萌
责任监印: 马 琳
美术编辑: 由晓丽
印 刷: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5 mm × 1270 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56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9-6343-3/K · 69
定 价: 148.00元

销售电话: (010) 64155566 (兼传真), (022) 60266199 (兼传真)
邮购电话: (010) 64155588-8825
网 址: www.hustpas.com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脱页,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SHAPING LONDON: The patterns and forms that make the metropolis by Terry Farrell, 中文版由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授权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7-2010-053号

第1页: 斯特兰德大街上的萨默赛特宫 (18世纪中叶)

在泰晤士河弧线地段, 规则式的宫殿随处可见, 一边有门通水路, 另一边的大街上有出入口, 这条大街一直延伸到一个街区。

第2页: 玛丽皇后花园、摄政公园, 1986年

这两个皇家花园原为帝王狩猎场。在这一城市环境中保留了其基本特征, 即“围封隔离的乡村”, 非常独特。1838年向公众开放。

上: 帕丁顿车站里的火车, 1910年

帕丁顿车站一直是一个重要交通枢纽。罗马和中世纪的街道, 现代高架快速路、水运航道,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线和伦敦第一座公共交通服务站, 都在这里交会。



目 录

- 7 致谢
- 8 前言
- 20 泰晤士河——流动的历史
- 22 上泰晤士河——乡村地带
- 36 城区泰晤士河
- 60 老港区
- 78 泰晤士河入海口——伦敦的发动机
- 102 泰晤士河支流
- 112 伦敦的基础设施——大都市的创建
- 114 运河
- 132 铁路
- 152 地铁
- 166 伦敦的道路和人行道——日益加剧的矛盾与冲突
- 168 内城道路
- 188 外围道路
- 202 行人、自行车和公共汽车
- 234 土地利用
- 236 景观、公园和花园
- 256 结论：伦敦的城市培育
- 278 特里·法雷尔的总体规划和场所营造项目
- 280 参考文献
- 283 图片版权
- 284 译跋



致谢

这本书对我来说最重要不过了，它与我的日常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受到他人的重托与鼓励，尽管我个人并没有原始创作冲动。那是在雅典娜绅士俱乐部查尔斯·杰克斯（Charles Jencks）的豪华午餐会上，恰好碰到了海伦·卡斯尔（Helen Castle），还有乔治·贝尔德教授（George Baird）、罗伯特·麦克斯威尔教授（Robert Maxwell）和柯林·弗尼尔教授（Colin Founuier）。过了一二个月，海伦给我打电话，建议我写一点有关伦敦的东西。随着写作的进行，我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意料之外的任务，并沉溺于其中。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对于我大半生都生活在其中的伦敦，可以自由游荡，闲适地散步，随意地聊天，对于伦敦的格局和构型在理论上和思想上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对于擅长写作和评论的人来说，单词、句子和语法是重要的表达方式，而我，必须强调指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视觉来判断。绘图、谈话和解释，对我来说比写作更容易上手。因此，书中各章节中的内容，基本上是以草图、谈话、演讲和口授材料为基础的。如果书中出现意识流情结或漫谈的情况，我深

表歉意。不过，再加上视觉要素，我相信，会更富逻辑性和叙述的流畅性。

对霍华德·沃森所提供的特殊帮助，深表感谢。他尽可能地帮助我修正了一些语法错误和某些表达方法，以便更易于阅读和理解。哈维·冯·西克尔（Harvey Van Sickle）在历史资料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就像25年来他一直所做的那样，在此深表谢意。海伦，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她激起我对本书写作的兴趣，到了后期阶段，她又成了一位非常热情、能够提供各种帮助的编辑。为了此书的创作，还有许多人与我一起工作，或者各自完成相应的任务，或者通过他人向我提供帮助，这其中是我的同事、建筑设计师、城市规划师，还有一起在城市规划项目上工作过多年的许多客户和咨询师，在此一并致谢。

这本书对艾玛·戴维斯（Emma Davies）来说是一项特殊任务。她不知疲倦，处理了多方面的事情，包括文字图像材料、会议和会见安排等，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感谢你，艾玛！

西路A40夜景

西高架路下面，用途越来越广，上、下和周围逐渐连通，融入城市化格局之中。



前言

就在本书的写作即将完成之际，我的桌面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有关伦敦的书籍，有旧的，也有新的；有大部头的，也有封装精美、小巧玲珑的；有些非常专业化，有些则比较泛泛。多少世纪以来，对作者和读者来说，这座大都市都是无尽的资源，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希瑟·柯雷逊（Heather Creaton）在《伦敦历史出版物目录（到1939年）》中就提出了2.2万种，而且仅仅是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前。历史学家、传记作者、编年史作者以及探险家，已经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无数次的研究和探索。现在，轮到心理地理学家了，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还要写一本有关伦敦的书？尽管已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但是几乎没有一份资料能够揭示出现在的伦敦是如何一点一点地拼合起来的。对这座城市和它的结构进行阐释，既要深入它那冰封的过去，也要剖析它那同样光辉的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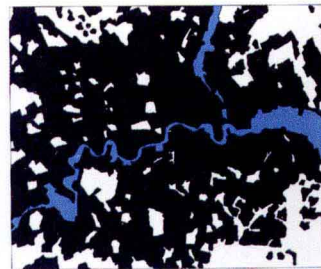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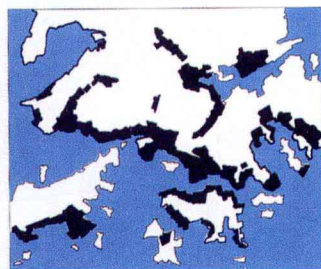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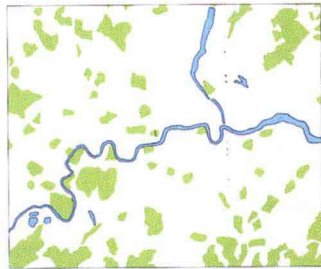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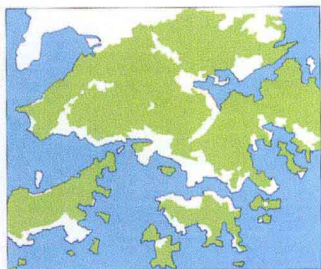
黄昏时的泰晤士河，背景中为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和伦敦塔桥

从前的伦敦池（Pool of London），伦敦城市中心的重要码头和港口。左边是海关大楼。今天，它更加安静平和。远处是维多利亚升降桥，它是外码头和内城之门，名副其实。



在这里，作为城市规划师和建筑设计师，经常与这些城市的形态、结构和历史打交道，根据我在伦敦数十年的人生经历，试图对这座城市理出一个层次，既包括自然结构，也包括人工结构。这样的话，就像看重铁路基础设施、运河和道路一样，对于泰晤士河和那些自然景观也同样重视。目的就是要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视野。是叙事解释性的，而不是科学上严格呆板的，主要是基于我个人的非正式的观察了解。通过它，揭示出伦敦的发展模式、过去和现在的形态，尽管它们深埋在沥青混凝土路面之下，掩藏于交通指示灯和纵横交错的交叉路口之中。这种形态会告诉我们一个城市是如何正常运转的，它又是如何失效的。当然，这很难辨别和综合，特别是对于伦敦这

样的大都市，从罗马人建城以来，已经演变发展2000多年了。书中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抽出来的零星半点的东西，常常都是比较片面的，而不是要进行综合的详细研究，提出新的观点。作为支持材料，用于诊断过程之中，部分是谢洛克·福尔摩斯式的，部分是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式的。对城市格局的形成及其形成背景进行追溯，并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拼凑缝合在一起，目的是为了探明事情是怎样发展的，它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同时，也强调不同地段之间的冲突和连续性。就像弗洛伊德一样，为了准确了解病榻上的病人，我不得不将那些模糊不清的、互相矛盾的、埋藏在心底的东西，一点一点地缝合在一起。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出众之处的话，那就是它可使人们更好地、更准确地认识到伦敦是一座什么样的都市，或者说伦敦的城市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本书不把伦敦看成是一座静止的、建筑随时间演替的混合体，而是深入其结构之下，探索其形成的原动力，在这种原动力的推动下，城市的增长有时是有序的、有机的，有时又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必须清晰地看到场地之间以及各种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重要性，弄清楚各个特定地段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我非常希望，通过一定的深挖和揭露，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新视野，有一种新感受，从平淡乏味中解脱出来。假如有一位读者天天乘车去尤斯顿车站，忽然有一天出现在玛丽勒本—尤斯顿路上，找到了一种新鲜感觉。在噪音、污染和沥青路面上长长的堵塞车辆之外，看到了世界上第一条边道——从帕丁顿到伊斯灵顿的“新大道”（建于1756年，目的是为牛街上的畜禽道路找一条替代道路），并

认识到了它的突出地位：在伦敦基础设施建设中，作为一条中央干线，所有重要铁路线都围绕着它布设安排（见“铁路”一章），而摄政运河就在其后面（见“运河”一章）。它不仅仅是一座大型铁路、公路交通枢纽，而且也可以看成是一条社会历史分界线，将南端的18世纪玛丽勒本的大型富人地产，与北边的20世纪萨默镇的社会性住房分隔开来。

伦敦的核心基础设施——铁路、地铁、道路和运河，构成本书观察研究的骨架，分布在第二大部分和第三大部分的6个章节之中。这种线性移动模式，既是目的地，又是出发点，不仅将各场地之间相互连接起来，而且能够进一步揭示出城市形态中许多深层次的东西，如步行距离、相互之间的可达性以及相关城市构成要素的形成等。例如，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伦敦原有的那些村庄散布在步行可达距离之内，或者伦敦北面20世纪初期的郊区，围绕着城市地铁站展开，从住家去车站步行大约10分钟。然后就是由自然地形所形成的天然基础设施格局，包括郁郁葱葱的山野、大河及其支流以及潮汐的涌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都有成层现象。这种层次往往呈波浪式突然爆发，或组成成团地生长和变化。将这些历史层面上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剥离出来，需要某种考古学家才具有的探索精神。

泰晤士河及支流，是本书第一部分和后面5个章节所涉及的内容，在城市历史层次形成方面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其宽度和定线随时间而变化，有时是自然因素，有时是由于人类的干扰。它一旦发生变化，总是会改变人们的活动和定居格局。从

法雷尔，开放空间格局（上）和土地利用（下），1999年

图示为伦敦与香港作对比，比例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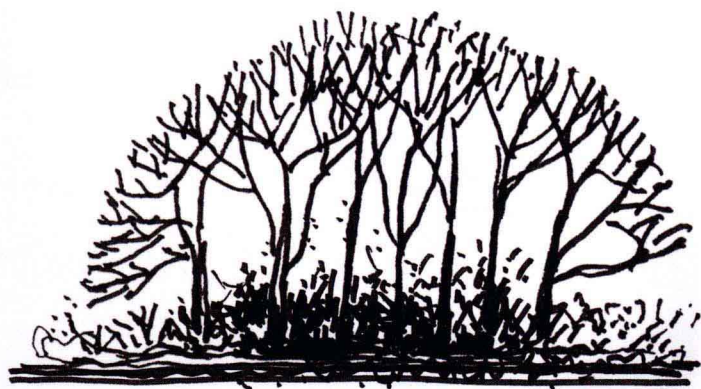
冰河时代到罗马时期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时代，再到中世纪和现代，对泰晤士河的利用、开发和影响，每一个都有其不同的方式。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点。就像心理分析学家一样，我们需要对这些层次进行认真地探究，在理解一个城市童年时代的同时，也能看到其成长特征和成年特征。若不理解每一个地区所特有的演化情况，包括景观、公园、交通设施以及居住区的增长等，就不能期望理解它现在的状况、将来的走向、生长和变化情况，也无法对其进行改造。有一种构型覆盖范围较大，即地域性构型，又常称为“城市肌理”。在伦敦，不同的肌理代表不同的发展地段或区域，如18世纪和19世纪开发建设的西区、五月市场、玛丽勒本和布鲁姆伯里，街道呈直线格局网状布设；再比如，有些区域，中世纪的街道纵横交错，就像迷宫，如市长官邸和英格兰银行周边那些狭窄拥挤的街道。还有一种地域性构型，就是不断向外扩张的郊区地带。在这里，半隔离式住宅和带花园的封闭式住宅，组团式重复出现，北环路周围地段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温布利、哈罗（Harrow）和平那（Pinner）等。再往西，到位于米德尔塞克斯郡和萨里郡郊区的西端点地带，如森伯里（Sunbury）、斯泰恩斯（Staines）、埃格姆和恩格尔菲尔德格林（Englefield Green），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主要为私人小汽车所使用的街道占主导地位，这些道路弯曲弧度大，呈各种几何形状。上面所说的这些不同的构型，包括形态、密度、建筑材料和街道几何布局等，都可以通过空中鸟瞰照片，比如



在谷歌地图上来分类确认。从照片上就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揭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特征，或者区分出工业、办公和商业集中区。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一元化现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每一块小地段都有自己的特征，如把它们拼贴起来，就会构成一幅巨大的自制壁毯，在伦敦经常会见到这种情况。例如，19世纪修建的一条道路，可能会在先前中世纪街道格局中穿行。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在其著作《自制壁毯：自然界中构型的形成》一书中，就自然界中有机构型的形成问题写到：

伦敦上空的德国海恩克尔111型轰炸机，1940年
7月9日

轰炸袭击伦敦时，从护航飞机上拍到的照片，不同寻常。照片显示，伦敦的城市肌理与泰晤士河弯曲的河岸形成鲜明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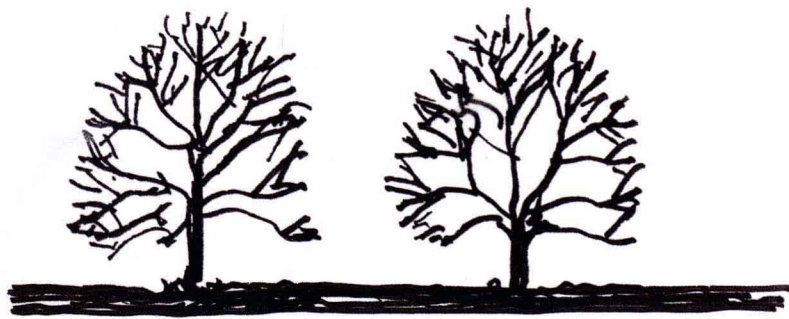
对于各种各样的自然构型，可以将其想象成为一个具有特定特征和形态的动物园，这个动物园可以不断地再生复活，就好像是在一系列混乱无序状态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和谐一致的结构一样。

理解伦敦的关键，就是要把它看成一座自然城市，随着时间的演变经历过众多规划设计，众多与自然形态打交道的人对它进行了建设和改造，没有大面积的交叉重叠，在设计、规划乃至几何构型上，也没有总体性的或有序的规划设计。与自然发展的城市相反，经过综合规划的城市是有目的设计的、更人工化的城市，通常都是适应于某一紧急需要，经济上的或军事上的，或者如巴黎和北京，城市体现出帝王或独裁者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北美的城市构型是房地产迅速发展的产物，是勘察人员或土地代理机构的城市。罗马的规则构型、由墙包围、网格化，是适应军事扩张和统治的需要。

20世纪，由于历史上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不平衡，在世界范围内，“人工设计的城市”开始复苏。现代主义的主流文化，把城市规划看成是需要精心组织安排的、人为设计的人工制品，这种观点还在广为流传。现代主义来源于规模化生产、来源于对工程的依赖、对“设计”人造物品的依赖，把城

法雷尔，森林的自我调节，2009年

边缘植株侧偏，中间植株向高处生长以接受阳光，下部树木纤细。林下有丰富的植物区系，因位置而变化，这种园艺上的现象很接近城市文化。



市看成是一件预先精心策划和设计好的产品 and 人工制品。这样设计的城市往往都有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印度昌迪加尔（Chandigarh）的勒·柯布西耶，巴西巴西利亚卢西奥·科斯塔（Lúcio Costa）和奥斯卡·尼迈耶，就是其中的代表。英国战后新城镇，如巴兹尔登（Basildon）、哈罗、克劳利（Crawley）和泰尔福特（Telford），模仿拙劣，常常缺乏有吸引力的现代城市中心，或者生动的场所感。伦敦，似乎没有为这些建设标准所触动，还在不断增长和演化，因为它是一座自然化的城市，并且一直呈综合增长势头。在这里，城市构型理论学家又一次认识到了城市规划在文化上的困惑。

城市规划师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城市设计，他们通常都是根据预先确定的目标来对城市形态进行分析，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也就是说，城市规划理论倾向于关注城市本身，在这类城市中人类设计的迹象清楚可见。

问题是，几乎没有一座城市是那个样子的。尽管规划师总是试图为城市设定一个简单、单一的秩序，但是，许多大城市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明显的无序性的、发展空间的 irregular 分布……随机融合

法雷尔，草地上的孤立木，2009年

多么明显的特征，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与周围没有联系，也没有丰富的下层植被。这是建筑设计师和他的客户所希望看到的。

的。城市理论学家把目光集中于经过规划了的、具有一定规则的地段，但往往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总的来说，城市是有机发展的，而不是按照规划师的指令去增长演化的 (Philip Ball, *The Self-Made Tapestry*,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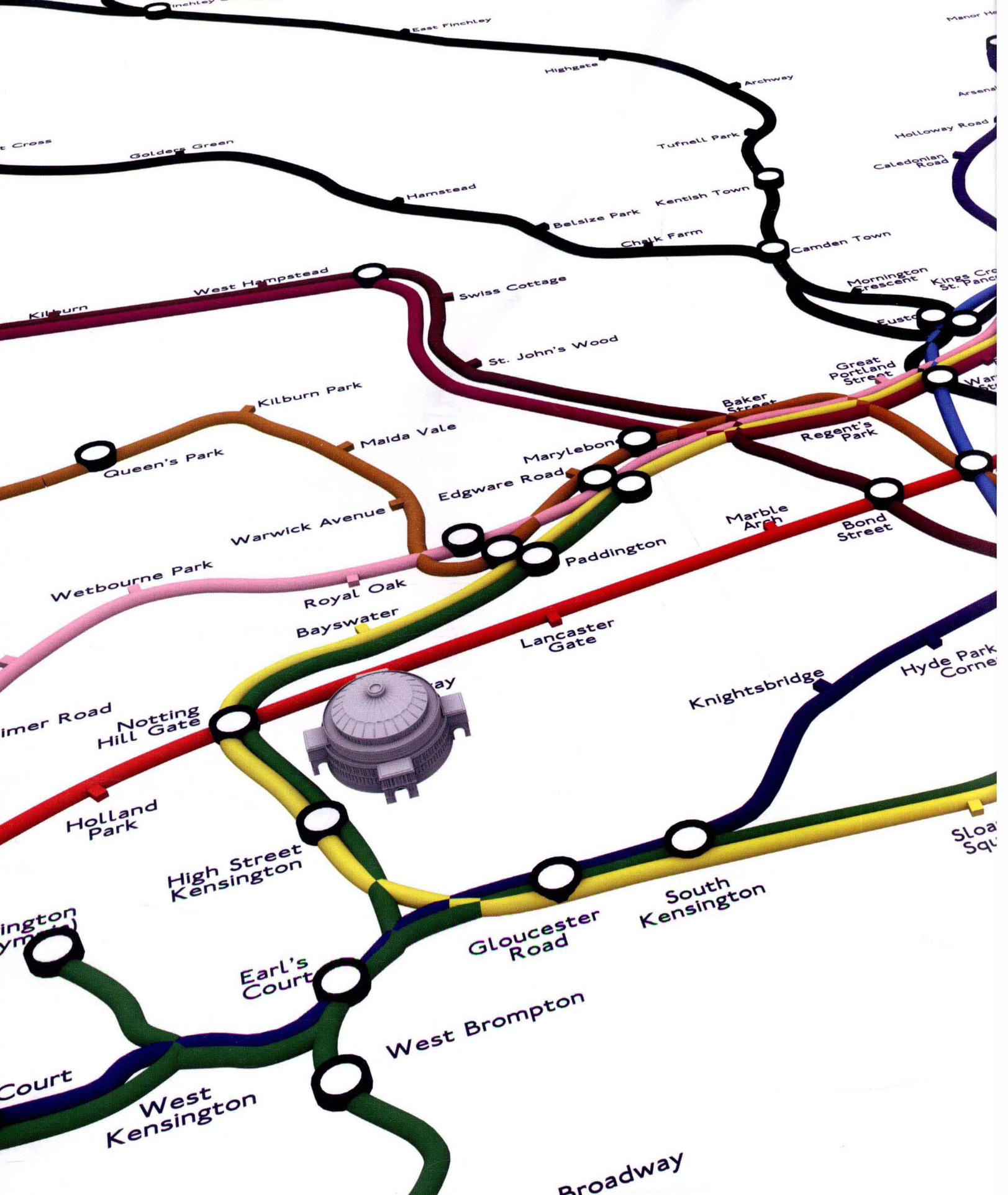
在城市培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一座庞大的建筑居傲孤立，并不会给城市带来什么丰富的内容。当然，“自然”也不一定就是毫无秩序。自然界是高度有序的，是一种有机的、自我组织的、进化的方式。阿尔西·温特沃斯·汤普逊 (D'Arcy Wentworth Thompson) 的经典著作《论生长与形态》，于1917年首次出版，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对我的影响很大。正如他所讲的，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形态，如花、蜜蜂的翅膀、树木、波浪和云彩，都有其特定的秩序。

大海中的波浪、岸边的涟漪、两个沙丘之间连绵的沙湾、山丘的轮廓线、云彩的形状，所有这些形态都有各自的秘密。许多形态学问题，几乎所有此类问题，物理学家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读懂它，并找到解决方法。

这种秩序不仅高度复杂，而且也具有天生的美感。从形式上来说，自然界的这种复杂性是随手就来的，应时即时的，而

不是单一的、几何规则式的、死硬的条条框框。

将伦敦看成是一座有机城市，与大自然进行类比，可以超越阿尔西·温特沃斯·汤普逊单个有机体及其构成要素的限制。自从他的著作出版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他的有关生物形态的思想已经被更具活力、更有综合性的科学生态学所替代。更好的做法是，把一座城市看成是一个内部相互制约的集合体，更像一片森林，而不是单株树木。它有自己的集合秩序，就像一道河谷或一片森林、一片湖泊或一片沼泽地。最近，就在树叶刚刚脱落的秋天，我在观察和描绘肯特郡勒琴斯住宅围墙内花园中的一片小树林，度过我的周末。就像阿尔西·汤普逊所指出的那样，一片森林由各种有机元素构成，每一种有机元素都具有相互连贯性，能自我调节。但是，在整体中，每一株树木都要对自己进行几何设计，调整到适当的位置，出现高度分层的秩序。边缘树木发生偏冠，中间的树木不得不尽可能地向高处生长以接受阳光，树冠庞大；下面遮阴部分树干显得纤细。在森林的庇护下，林内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繁多，各种植物和动物的生长方式以及种群组成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在更大生境条件下的自然适应能力和生存条件，但在整体上是一个统一体。一片森林就像一个村庄、一个城镇或一座城市，其中的要素以各自的方式互相制约、相互融合。英国人的定居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偶然的、随机的。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它是由许多村庄发展而来的。直到18世纪初，五月市场和切尔西村庄特征仍很明显，尽管那时它们已经很时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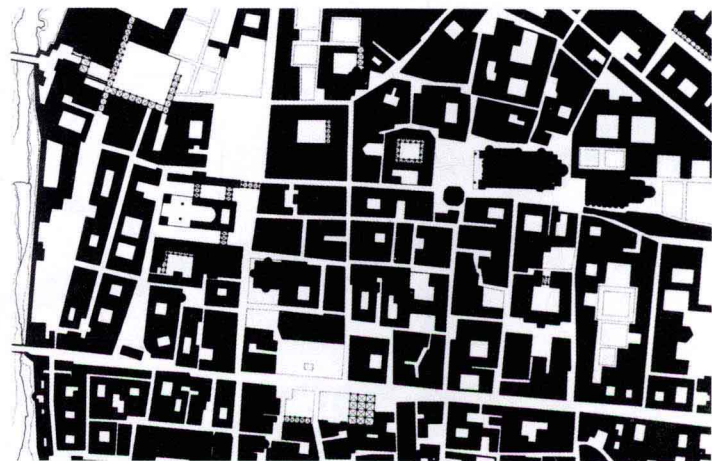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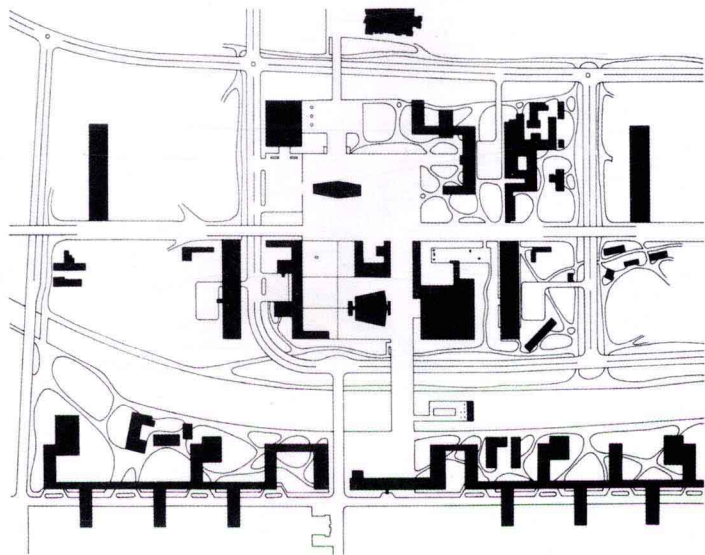


高等空间研究中心 (CASA)，地铁分布图，
CASA
实际目的地与伦敦地铁系统之间的典型关系。

自然和村庄与伦敦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演化转变关系，单纯地说，一组组农业社区，经过多个世纪的演变，发展成了一个世界级大都市。正如在倒数第二章“景观、公园和花园”中所阐述的，它是一种文化关系。它反映在凯波比利蒂·布朗（Capability Brown）和哈姆弗里·里普顿（Humphry Repton）的景观设计传统之中，并迅速将其转化为城市设计。两个最明显的实例，一个是摄政公园中风景如画的意大利别墅村，19世纪20年代由里普顿的合伙人约翰逊·纳什设计建造。另一个是20世纪初的哈姆斯特德郊区花园，其中央广场由埃德温·勒琴斯设计。柯林·罗威（Colin Rowe）和弗

雷德·克特（Fred Koetter）在其1978年出版的启蒙式著作《拼贴城市》一书中，对法国和意大利几何规则式城市与伦敦进行了区别对比。同时，对两者之间的花园和景观设计，也进行了类比。凡尔赛公园是几何规则式的先驱，豪斯曼（Haussmann）的巴黎也属于同一规划类型，而在英国，纳什和里普顿则将英国的自然演化景观设计应用到城市规划之中。

本书重点关注伦敦的基础要素——硬件，也就是基础设施，而不是对这些要素的占有、使用和相互作用，是有目的性的。我从城市规划大家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那里得到启示。在论文《城市不是一棵树》中，对于城市基础要素与人类之



拼贴城市平面图

勒·柯布西耶，法国圣迪耶项目（Saint Dié）。环境之中的那些固定物体，自然城市强调空间，意大利帕尔玛市（Parma）。引自柯林·罗威和弗雷德·克特的《拼贴城市》。图中展示出勒·柯布西耶的“人为设计的城市”与帕尔玛“自然城市”的不同之处。对这两种类型的城市，这是极好的典型案例。其差别主要体现在空间布局上。柯布西耶强调实体，也就是存在于陌生空旷

即空间的有益效应和场所营造。